

众
出
版
社



[英]阿·柯南·道尔 / 著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本书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The

2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英] 阿·柯南·道尔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礼品本/ [英] 阿·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 陈羽纶, 李家云等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

ISBN 7-5014-2545-0

I. 福… II. ①柯…②陈…③李…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9812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著 者: [英] 阿·柯南·道尔

责任编辑: 鲁玉容

封面设计: 章 雪

封面插画: 唐寿南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本 插页: 2

字 数: 1423千字

印 张: 67

版 次: 2001年9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545-0/I·1047

印 数: 3001-6000册

定 价: 198.00元(全四卷)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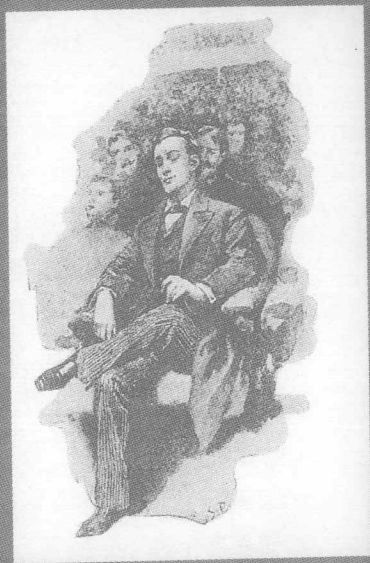
目 录

冒险史（三篇）	陈羽纶 译
贵族单身汉案	（ 3 ）
绿玉皇冠案	（ 31 ）
铜山毛榉案	（ 61 ）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刘树瀛 译
一 歌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 95 ）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 103 ）
三 疑案	（ 115 ）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 126 ）
五 三条断了的线索	（ 140 ）
六 巴斯克维尔庄园	（ 153 ）
七 梅利琵宅邸的主人斯台普吞	（ 165 ）
八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 181 ）
九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 190 ）
十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 210 ）
十一 岩岗上的人	（ 222 ）
十二 沼地的惨剧	（ 236 ）
十三 设网	（ 252 ）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267 ）

十五 回顾	(280)
回忆录	李家云 译
银色马	(295)
黄面人	(326)
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	(348)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	(370)
马斯格雷夫礼典	(393)
赖盖特之谜	(415)
驼背人	(439)
住院的病人	(460)
希腊译员	(484)
海军协定	(506)
最后一案	(547)

冒险史(三篇)

陈羽纶 译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贵族单身汉案

圣西蒙勋爵的婚事及其奇怪的结局，长久以来已不再是他这位不幸的新郎与之周旋的上流社会人士所感兴趣的话题了。新的丑闻已经使之黯然失色，它们那些更加妙趣横生的细情，已将四年前的这一戏剧性事件推向幕后。然而，由于我有理由认为这件案子的全部真相从未向大众透露过，而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又曾为弄清这事件做出过重大贡献，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对这一很不寻常的事件做一简要的描述，那对他的业绩的记录将是不够完整的。

那还是我和福尔摩斯一起住在贝克街的时候，我结婚前几个星期的一天，福尔摩斯午后散步回来，看到桌子上有他的一封信。那天突然阴雨绵绵，加上秋风劲吹，我的胳膊由于残留着作为我当年参加阿富汗战役的纪念品的那颗阿富汗步枪子弹，又隐隐作痛不止，因此我整天呆在家里。我躺在一张安乐椅里，把双腿搭在另一张椅子上，埋头在摆满身边的报纸堆里，直到最后，脑袋里装满了当天的新闻，我才把报纸丢开，无精打采地躺在那里，看着桌子上那封信的信封上端的巨大饰章和交织字母^①，一面懒洋洋地揣度着是哪位

① 指印在信封或信笺上盾形纹章上端的饰章和姓名等起首字母相互交织成的图案。——译者注



贵族给我的朋友写了这封信。

在他进屋时，我说：“这儿有一封非常时髦的书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早晨的那些来信是一个鱼贩子和一个海关检查员写的。”

“对，我的信件肯定具有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地方，”他笑着回答说，“通常越是普通的人写来的信越是有趣。可是这封看来像是一张不受欢迎的社交上用的传票式的信，叫你不是感到厌烦就是要说谎才行。”

他拆开了信封，浏览了信的内容。

“噢，你来瞧，说不定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呢！”

“那么不是社交的了？”

“不，显而易见是业务性的。”

“一位贵族的委托人写来的？”

“英国地位最高的贵族之一。”

“老兄，我祝贺你。”

“说实话，华生，我可以肯定对你说，对我来说，这位委托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案情。然而，在这件新案件的调查中，很可能关于他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也还是不可或缺的。你最近一直很仔细地在看报，是吗？”

“看来好像是这样。”我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大堆报纸沮丧地说，“我没有别的事可做。”

“真走运，也许你能向我提供一些最新的情况。我是除了犯罪的消息和寻人广告栏之外，别的一概不看。寻人广告栏总是很启发人的。你既然那么留心最近发生的事，你必定看到过关于圣西蒙勋爵和他的婚礼的消息吧？”



“噢，是的，我是怀着莫大的兴趣来阅读这消息的。”

“那很好，我手中这封信就是圣西蒙勋爵写来的。我读给你听听，你则一定要翻一遍这些报纸，向我提供所有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他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据巴克沃特勋爵告知，我可以绝对信赖您的分析和判断力。因此我决定登门拜访，就有关我举行婚礼而发生的令人非常痛心的意外事件向您请教。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已经受理这一案件，但是他向我声明，他认为没有理由不和您合作。他甚至认为您的合作可能会有所帮助。下午四点，我将登门求教，届时您如另有约会，希望稍后仍能惠予接见为荷，因为这件事至关重要。

您忠实的圣西蒙’

“这封信发自格罗夫纳大厦，是用鹅毛笔写的。尊贵的勋爵不小心在他右小指的外侧沾上了一滴墨水。”福尔摩斯一边叠着信一边说。

“他约定四点钟来。现在是三点，他即将在一小时内到这里来。”

“那么，有你的帮助，我还来得及把这件事弄明白。翻一下这些报纸，按时间顺序把有关的摘录排好，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委托人的身世。”他从壁炉架旁的一排参考书中抽出一本红皮书。“在这儿呢，”他说着坐下来，把书平铺在膝盖上，“罗伯特·沃尔辛厄姆·德维尔·圣西蒙勋爵，巴尔莫拉



尔公爵的次子。喝！勋章！天蓝的底色，黑色的中带上三个铁蒺藜。生于一八四六年，现年四十一岁，这已是成熟的结婚年龄。在上届政府中担任过殖民地事务副大臣。他的父亲，那位公爵，有一时期当过外交大臣。他们继承了安茹王朝的血统，是它的直系后裔。母系血统为都铎王朝。哈！这些并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我看，华生，我还得请你提供一些更实在的情况。”

“我没怎么费事就找到了想要找的情况，”我说，“事情发生不久，给我的印象又很深。然而，我过去没敢对你说，因为我知道你手头正有一件案子，而你又不喜欢有其他事打扰你。”

“噢，你指的是格罗夫纳广场家具搬运车的那件小事吧。现在已完全搞清楚了一——其实从一开始就很明白。请你把翻检报纸的结果告诉我吧。”

“这是我能找到的第一条消息，登在《晨邮报》的启事栏里。日期是，你瞧，几周以前：

‘（据说）巴尔莫拉尔公爵的次子，罗伯特·圣西蒙勋爵，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的独生女哈蒂·多兰小姐的婚事，已经安排就绪，如果传闻属实，最近即将举行婚礼。’

就这些。”

“简明扼要，”福尔摩斯说。他把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伸向火炉旁边。

“同一周内一份社交界的报纸上对这件事有一段更详细



的记载。啊，在这儿：

‘在婚姻市场上不久将会出现要求采取保护政策的呼声，因为目前这种自由贸易式的婚姻政策，看来对我们英国同胞极为不利。大不列颠名门望族大权旁落，一个接一个地为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女表亲所掌握。上周这些妩媚的入侵者在她们夺走的胜利品名单中，又添上了一位重要人物。圣西蒙勋爵二十多年来从未堕入情网，现在却明确地宣布即将与加利福尼亚百万富翁的令人一见倾心的女儿哈蒂·多兰小姐结婚。多兰小姐是一位独生女。她优雅的体态和惊人的美貌在韦斯特伯里官的庆典欢宴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据最近传说，她的嫁妆将大大超过六位数字，预期将来还会有其他增益。由于巴尔莫拉尔公爵近年来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藏画，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圣西蒙勋爵除伯奇穆尔荒地那菲薄的产业之外，一无所有，所以这位加利福尼亚的女继承人通过这一联姻使她由一位女共和党人轻而易举地一跃而成为不列颠的贵妇，显然这不只是她这一方面占了便宜。’”

“还有什么别的吗？”福尔摩斯打着呵欠问道。

“噢，有，多着呢。《晨邮报》上还有另一条短讯说：婚礼将绝对从简，并预定在汉诺佛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举行；届时将仅仅邀请几位至亲好友参加；婚礼后，新婚夫妇及亲友等将返回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在兰开斯特盖特租赁的备有家具的寓所。两天后，也就是上星期三，有一个简单的通

告，宣告婚礼已经举行。新婚夫妇将在彼得斯菲尔德附近的巴克沃特勋爵别墅欢度蜜月。这是新娘失踪以前的全部报道。”

“在什么以前？”福尔摩斯吃惊地问道。

“在这位小姐失踪以前。”

“那么她是在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在婚礼后吃早餐的时候。”

“确实，比原来想象的要有趣得多。事实上，是十分戏剧性的。”

“是的，正是由于不同寻常，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们常常在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失踪，偶尔也有在蜜月期间失踪的。但是我还想不起来有哪一件像这次那么干脆的，请你把细节全说给我听听。”

“我可有言在先，这些材料是很不完整的。”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凑起来。”

“就是这样，昨天晨报上的一篇文章谈得还比较详细，让我读给你听听。标题是：《上流社会婚礼中的奇怪事件》。

‘罗伯特·圣西蒙勋爵在举行婚礼时发生的奇怪的不幸事件，使他们全家惊恐万状。正如昨天报纸上简要地报道的，婚礼仪式是在前天上午举行的，可是直至日前，始有可能对不断到处流传的奇怪传闻予以证实。尽管朋友们设法遮掩，此事却已引起公众的极大注意。因此对已经成为公众谈话资料之事，故作不予理睬的姿态，是毫无裨益的。

婚礼是在汉诺佛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举行，仪式简



单，极力不予张扬。除了新娘的父亲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巴尔莫拉尔公爵夫人、巴克沃特勋爵、尤斯塔斯勋爵和克拉拉·圣西蒙小姐（新郎的弟弟和妹妹）以及艾丽西亚·惠延顿夫人之外，别无他人参加。婚礼后，一行人即前往在兰开斯特盖特的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寓所。寓所里早餐已经准备就绪。此时似乎有一个女人引起了某些小麻烦。目前她的姓名未详。她跟随在新娘及其亲友之后，试图强行闯入寓所，声称她有权向圣西蒙勋爵提出要求。只是经过长时间煞费气力的纠缠，管家和仆役才把她撵走。幸亏新娘在发生这件不愉快的纠纷之前已经进入室内，同亲友一起就座共进早餐，可是她说突然感到不适，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她离席久久不归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她父亲即去找她。但据她的女仆告知，她只到她的卧室逗留片刻，很快拿了一件长外套和一顶无边软帽，就急急忙忙下楼到走廊去了。一个男仆声称他看到一个这样装束的太太离开寓所，但是不敢相信那就是他的女主人，以为她还和大家在一起。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在肯定女儿确实是失踪了以后，就立刻和新郎一起同警方联系。目前正在大力调查。这件离奇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然而，直到昨天深夜，这位失踪的小姐依然下落不明。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件事的谣言，认为新娘可能遇害。据说警方拘留了那个最初引起纠纷的女人，认为她出于妒忌或其他动机，可能与新娘奇怪的失踪有牵连。”

“就这些吗？”



“在另一份晨报上只有一小条消息，但是却很有启发性。”

“内容是……”

“弗洛拉·米勒小姐，也就是肇事的那个女人，实际上已被逮捕。她以前似乎在阿利格罗当过芭蕾舞女演员。她和新郎相识已有多年。再没有更多的细节了。现在就报纸已发表的消息而论，整个案情你已经都知道了。”

“看来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放过。华生，你听，门铃响了，四点钟刚过一点儿，我肯定这一定是我们高贵的委托人来了。别老想走，华生，因为我非常希望有一个见证人，即使只是为了检验一下我的记忆力也好。”

“罗伯特·圣西蒙勋爵到！”我们的小僮仆推开房门报告说。一位绅士走了进来。他的相貌喜人，显得颇有教养，高高的鼻子，面色苍白，嘴角微露愠意，有着生来就发号施令那类人所具有的一双神色镇静、睁得大大的眼睛。他举止敏捷，然而他整个外表却给人一种与年龄很不相称的印象。当他走路时，略有点弯腰驼背，还有点屈膝。头发也是如此，当他脱去他那顶帽檐高高卷着的帽子时，只见头部周围一圈灰白的头发，头顶上头发稀稀拉拉。至于他的穿着，那是考究得近于浮华：高高的硬领，黑色的大礼服，白背心，黄色的手套，漆皮鞋和浅色的绑腿。他慢慢地走进房内，眼睛从左边看到右边，右手里晃动着系金丝眼镜的链子。

“你好，圣西蒙勋爵。”福尔摩斯说着站起身来，鞠了个躬。“请坐在这把柳条椅上。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

生。往火炉前靠近一点，让我们来谈谈这件事吧。”

“你很容易就能想象到这是一件对我来说十分痛苦的事，福尔摩斯先生。真叫我痛心疾首。我知道，先生，你曾经处理过几件这类微妙的案子，尽管我估计这些案子的委托人的社会地位和这件案子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委托人的社会地位是在下降了。”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我上次这类案子的委托人是一位国王。”

“噢，真的吗？我没想到，哪位国王？”

“斯堪的纳维亚国王。”

“什么！他的妻子也失踪了吗？”

“你明白，”福尔摩斯和蔼地说，“我对其他委托人的事情保守秘密，就像我答应对你的事情保守秘密一样。”

“当然是这样，很对！很对！一定要请你原谅。至于我这个案子，我准备告诉你一切有助于你做出判断的情况。”

“谢谢，我已经看到了报纸上的全部报道，也就是这么些而已。我想，我可以把这些报道看作是属实的——例如这篇有关新娘失踪的报道。”

圣西蒙勋爵看了看，“是的，这篇报道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

“但是，无论是谁在提出他的看法以前，都需要大量的补充材料。我想我可以通过向你提问而直接得到我所要知道的事实。”

“请提问吧。”

“你第一次见到哈蒂·多兰小姐是在什么时候？”

“一年以前，在旧金山。”

“当时你正在美国旅行？”

“是的。”

“你们那时候订婚了吗？”

“没有。”

“但是有着友好的往来？”

“我能和她交往感到很高兴，她能够看出我很高兴。”

“她的父亲很有钱？”

“据说他是太平洋彼岸最有钱的人。”

“他是怎样发财的呢？”

“开矿。几年以前，他还一无所有。有一天，他挖到了金矿，于是投资开发，从此飞黄腾达成了暴发户。”

“现在谈谈你对这位年轻的小姐——你的妻子的性格的印象怎么样？”

这位贵族目不转睛地看着壁炉，系在他眼镜上的链子晃动得更快了。“你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的妻子在她的父亲发财以前，已经是二十岁了。在这时期，她在矿镇上无拘无束，整天在山上或树林里游荡，所以其所受的教育，与其说是教师传授的，还不如说是大自然赋予的。她是一个我们英国人所说的顽皮姑娘。她性格泼辣、粗野，而且任性，放荡不羁，不受任何习俗的约束。她很性急，我几乎想说是暴躁。她轻易地做出决定，干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另一方面，要不是我考虑她到底是一位高贵的女人，”他庄重地咳嗽了一声，“我是决不会让她享受我所享有的高贵称号的。我相信，她是能够做出英勇的自我牺牲的，任何不名誉的事情都是她所深恶痛绝的。”

“你有她的照片吗？”

